

●文心观澜●

# 水袖出春云 荒台寄余音

□郑心一

我是在公众号里第一次读到定远作家郑鹏程先生的《忆春云——一个京剧名旦的皖东往事》的,当时的感觉是凛然一震。不久前,好友相约去定远,给一位才情超旷却早逝的文友祭扫,正好鹏程先生也在,获赠他的大作《定远百年影像》一书,再次得以通读“忆春云”全文。读毕,掩卷怅然,若有所失,眼前总是浮现一袭水袖带起的一片云彩,倏忽起落,又倏忽消失……

《忆春云》是散文体,非虚构作品,叙述的是一个叫林春云的荀派名旦在定远演出的一段往事。作者跳出人物传记平铺直叙的写法,以舞台细节为骨,以定远市井为肉,以皖东水土为魂,借水袖、唱腔、眼风、定城南北大街的风物、市井阶层人物等,描摹一代坤伶的异乡演艺生涯。

作者深得汪曾祺文章的三昧,又兼有白先勇先生梨园舞台光影叙事技巧,加上自己深厚的古典白话文功底,运用跨界通感手法,采取微观放大的镜头语言,来表现林春云的精湛演技。“只见水袖轻扬间,台毯上的尘土竟被袖风带起,在光束里凝成金雾。”“演出时,当唱到‘独守空房苦凄凄’,竟在唱腔里添了份涩,犹如书法的屋漏痕般。”“苦凄凄”三字,尾音像被南城河里的水草缠住,拖得绵长而沉重……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家笔下一系列的市井人物,有卖水的挑夫,拉黄包车的车夫,井台边淘米洗衣的主妇,布店老板娘,卖卤菜的王瘸子,开茶水炉的谢老头,卖糖画的老孙头,卖瓜子的吴老头,县中学的女生,机关单位的陈主任……他们组成了立体的多棱镜,他们各自不同的眼睛和神情体态里,折射着一代坤伶的惊艳神采。这些人物既是痴迷林春云的观众,也是历史里的角色,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芸芸众生。这正是鹏程先生的高明之处,他调动县城各色市井人物,多侧面烘托,写尽林春云独一份的风姿魅力。

最为难得的是郑鹏程先生的存史意识。林春云在定远的四年,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作家查阅大量的史料,走访众多老街,力图重回历史现场,为我们重现了定城南门大街的历历往事,楚楚面目,活化了那些近在眼前的店铺、业态、人物……同时,作家又把定远的传统美食:南门大街上的油茶油香,三和千张萝卜、炉桥的大救驾,定城郭家馄饨、李家酥油饼、符记烧饼、杨家餐馆的羊汤、马家金兴楼的烧牛肉……一一代入。正是在这样的风情画卷里,曾经惊鸿照影般走过了一位定远戏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传奇人物。

林春云有多美?很多读者有此一问。

遗憾的是除了半张1956年11月15日的演出戏单,她没留下一张剧照和生活照。鹏程先生特地选取了老一辈电影演员和这几十年走红的明星照,让看过她戏的观众比对,试图找出与之相似的人,可是很多人都摇头说,一个都不像,都没有林春云身上独有的神韵。我宁愿相信这是她的忠实观众对她的偏爱。但林春云的美,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她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让当时的一座县城万人空巷,让七十年后的人们不绝怀想?

首先,她是正宗的荀派传人,“她的水袖拂过台口的铜灯,月光照进来,那袖子跟浸了银子似的亮”;在身形体态上,她取法定远市井,《拂红》一场,眼尾扫过老夫人的瞬间,她故意加了定远女子特有的“娇睨”——眼皮稍垂,眼睛却往上挑,活脱脱南门大街上小媳妇跟婆婆撒娇的模样。以至于老票友陈广仁说:“这一眼,荀派的娇憨加上了皖东的灵秀,看得人心里发烫。”在唱腔上,揉进了皖东小戏定远民歌的曲调,相伴多年的琴师吕师傅说:“这丫头,把江淮的水拧进了皮黄里。”她学老电影里周璇的眼波流转、赵丹的肢体语言,创造性地练出了“三重眼神表演法”……

她在定城北门的大剧院里演出,在东乡

池河、三和的谷场上演出,在西乡炉桥的关帝庙里演出,去圩区给受灾的老乡演出……她一直记得师傅的话:戏要唱给老百姓听。她的观众既有专门买5分钱一张站票的市民,也有指定买3排13号的机关干部。

骡车是他们“前进京剧团”的交通工具,樟木道具箱就是她的梳妆台。

1956年11月15日,她在定城北门剧院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剧场内外全是人,她谢幕无数次,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也许,没有郑鹏程先生在2019年那个霜降的日子,在定远文化馆资料室,无意翻出那半张“前进京剧团”的戏单,就不会有林春云的故事穿云破雾而来。其实,严格地说,林春云还算不上什么大家名家,她只是那个特定年代里一个需要舞台、需要谋生的演员。但是,她硬是凭着自己的技艺、执着、用心、用情,打动并赢得了她的观众,其中包括她的书写者——郑鹏程。鹏程先生不仅尽一切所能,去挖掘搜罗有关她的资料,而且饱含深情地为她书写了一曲幽婉的西皮慢板。他时常去寻找林春云唱过戏的剧院旧址,那里早已曲终人散,起了新楼。

七十年前,林春云用她独特优美的曲调打动了无数观众;七十年后,郑鹏程用他倾注深情的文字,感动了网络时代的千万读者。



云动山苍 庞泰高绘

●文心观澜●

## 看电影《牛来》有感

□赵西蔚

周末,我忍不住去影院看了动画电影《牛来》。不是跟风,不是猎奇,只是单纯地被这个简单却有趣的故事吸引了,只是因为在网上刷到的片段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只是很想像主人公“牛来”一样,和妈妈一起做一个梦。

在电影里,一头叫作“牛来”的新生小牛在母亲的陪伴与鼓励下,在好友“豹拉”的帮助下,从一头只会害怕地喊“妈妈”的小牛犊,成长为一头勇敢强大、可以保护同伴的大牛。电影的最后,牛妈妈为了保护牛来牺牲了自己。而牛来发现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醒来妈妈还在,自己还没有长大,一切都还没有发生。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电影的全部创作人员只有两个——90后前装修公司老板任雨萌和他60后的妈妈孙丽芳,他们都是没有电影从业经历的人。在这个技术爆炸、AI泛滥的时代,母子俩靠着最原始的“手搓”精神,历经五年光阴,硬是把最初一闪而过的念头拍成了一部八十多分钟的电影,把自己原生态的创作搬上了大荧幕。虽然质朴,虽然粗糙,虽然与成熟的商业大片相比有一点儿戏说的味道,却有着天然珍珠般最纯粹的光芒。因为它是被砂砾打磨出来的,而不是由机器制造出来的。

我简直不敢想象,在这看不清未来的五年时光里,他们俩到底经历了什么,有过多少困难和辛苦,内心又经历过多少次怀疑与挣扎,就像电影《八仙》中韩湘子问出的

那句:“我们做这些不图名不图利,我们图啥呢?”

影片最大的惊喜,来源于片尾曲《雨后清风有香》。与动画建模不同,它一点也不糙,歌声质朴、细腻、怀旧、治愈,满是母亲对孩子的期许与温柔,提升了整个电影的基调和氛围。妈妈孙丽芳作词作曲,并亲自演唱,从各个方面不遗余力地支持儿子,做儿子最坚强的后盾,同时也在花甲之年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听完这首歌,我的脑海中出现了许多儿时与母亲相处的画面。

人们都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透过这部电影,我看到了一个凡人和他母亲的梦。作为导演的同龄人,我对他不仅有钦佩,还有羡慕,他有一个世界上顶好顶好的妈妈。这位妈妈不催婚催育、不催儿子取得所谓的世俗上的成功,而是听他、懂他,甚至陪他一起造梦。只有在包容、理解、宽松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才能拍出这样一部独特的无法复制的作品,那是母爱托起的凡人微光。

闭上眼睛,孙阿姨温柔的歌声在我耳畔吟唱,让我想到了我的妈妈。我也想和我的妈妈一起做一个梦。我总是在想,如果我也是“牛来”就好了,经历的几十年光阴只是一场梦,醒来后的我又回到了九十年代的老房子里,童年还在,未来还很长,妈妈还没有变老。我像牛来一样勇敢地站起来,跳过小溪,趟过大河,闯过激流险滩,在妈妈爱的目光中大步向前。

●经纬行吟●

## 藏在深闺的一幅画

□江永群

明光是个好地方,山水之间藏着太多未被惊扰的秘境。总有一些风景,静静地躺在岁月的褶皱里,不事张扬,却自有动人心魄的力量。一个寻常的午后,一位文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苏巷丰咀的照片,像一枚石子投入我心湖,激起层层涟漪。画面中,宽阔的水面在秋阳下泛着粼粼波光,那片红石滩被阳光镀上一层金红,耀眼得近乎神圣,让人一时屏住了呼吸。

被这突如其来的美击中,我与爱人当即决定驱车前往。车窗外,秋意渐浓的田野飞速后退,而我的心早已飞向了那片未知的水域。抵达丰咀的那一刻,眼前豁然开朗——一湾碧水横陈于天地之间,水面辽阔得竟有几分海的气象。站在水边,风从湖面吹来,带着湿润的凉意,吹散了平日里积攒的烦忧。那一刻,我仿佛真的站在了某片海边,心胸为之一阔,连日来的郁结竟在这自然的壮阔中消融殆尽,心中豁然开朗。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我们沿着水岸缓缓行走,像是两个寻宝的孩子,每一步都能遇见新的惊喜。秋日的阳光斜斜地洒下来,将岸边的草木、远处的山峦、脚下的红石一一染透,那色彩层层叠叠,宛如一条艳丽的彩带,随风蜿蜒,飘动在天地之间。我将车缓缓开到水边,车影与波光交融,竟也成了一道风景。我倚车而立,与这山水合影,想要把这一瞬的惊艳永远定格。极目远眺,水面上薄雾轻笼,如梦似幻,时而有水鸟掠过,或贴着水面低飞,剪开一道细碎的波纹;或振翅高飞,直冲云霄。那一刻,高尔基笔下海燕高傲飞翔的形象忽然跃入脑海,那搏击风浪的姿态,不正是生命最本真的张扬吗?心潮澎湃之际,一首小诗脱口而出:“霞铺江面红石开,苏巷烟波入梦来。长啸一声天影动,风摇云浪荡心怀。”

那个下午,时光仿佛被湖水泡得柔软而绵长。我们在波光里徜徉,在暖阳下沉醉,看晚霞一点点浸透西天,又将它的余晖泼洒在湖面上。夕阳下的红石滩愈发红得浓烈,像是大地燃烧的心跳,又像是时光沉淀的深情。直到暮色四合,我才悄然驾车离去,后视镜里,那片红石滩渐渐隐入苍茫,却在心底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归来后,丰咀的波光时常入梦。总想着找个机会再去看看,却总被琐事牵绊,一次次错过。直到近日,在抖音上刷到苏巷丰咀红石滩音乐会的消息,心中又是一阵悸动。那日我恰在外地,未能亲临现场,只能在屏幕前隔着万水千山遥望那片熟悉的风景。视频里,“霞铺江面红石开”的诗境再度重现,一支乐队在湖边激情演奏,精美的乐曲跳跃在波光之上;游客们在烈日下驻足聆听,脸上洋溢着纯粹的欢喜。更动人的是,当音乐响起,湖面上的飞鸟竟也似通了灵性,伴着节拍在湖边翩然起舞,时而低徊,时而高翔,仿佛也在为这场人与自然的交响喝彩。看着飞鸟振翅欢迎,看着热情的游客沉醉其中,屏幕这端的我,心中既感动又遗憾。

这样的盛景,没能身临其境,终究是憾事一桩。但转念一想,那场炎炎夏日的音乐节,何尝不是明光文旅迈出的崭新一步?它不仅让丰咀的美走出了朋友圈,走出了屏幕,更让这片曾经寂静的山水,成为了人们争相打卡的诗意栖居地。对于明光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注脚,让藏在深闺的风景走向大众,让沉睡的山水焕发新生,为这座小城寻找更多美的场景提供了最生动的范例。

丰咀的波光依旧,红石滩的夕阳依旧。我知道,那片水土早已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待到来年秋风起,我定会再次回到那里,在某个温暖的黄昏,听风,看水,等鸟归。

●诗韵潮声●

## 故乡的云(外一首)

□郑显发

八月的桂花尚在途中  
你已涨满整片池塘  
多少雨滴席地而坐  
等一阵风将你推往山脊  
山雀衔走半阙残阳  
你散作河面游动的光斑  
又聚成晒谷场打盹的闲云

母亲洗过的手绢  
多年后仍在滴水  
父亲收割时扬起的碎叶  
如今你尽数藏于褶皱  
石阶渐生滑腻的绿痕  
而檐角依旧清瘦  
日日承接你迟疑的步履  
油灯灭时你起身  
替打盹的祖父翻动族谱  
墨迹太淡了  
淡成你拂晓的雾

你是否还记得井沿的青苔  
七月半的河灯向西漂远  
我张望的身形  
被你剪成水边的芦苇  
你该认得那些干涸的河床  
认得草垛后藏着的童谣  
每夜每夜  
它们顺着竹篮漏向地心

月光渗进陶罐的裂缝  
你便酿出清浅的黎明  
八月将尽  
那株木樨仍在村口  
计算归人  
你往南移三分  
有人合上藤编的行李箱  
你向北飘半尺  
有人拆掉半截篱笆

待晨光爬上东窗  
你轻轻推开陈年的木门  
灶膛里  
火苗正舔着新柴  
没有信笺  
没有铃铎  
八月的云自有归期

### 嫁接的年龄

直到树皮在八月绷出细响  
蝉声在绿荫间反复重叠  
默记着两股汁液的路线  
从愈合的剖面涌向末梢  
我们终于用保鲜膜缠住创口  
任南风在薄膜内侧  
凝结成浑圆的汗珠

那些被削薄的午后  
向阳面始终亮着  
当接穗的芽点刺穿蜡封  
旧枝的阴影里浮出  
新叶卷曲的谦卑  
所有向光生长的  
都需先学会弯曲

在砧木粗粝的皮层下  
汁液奔涌的韵律  
正从嫁接口的肿胀处  
析出透明的痂  
这缓慢的咬合  
让年轮的密码重新排列  
嫁接刀划开的时候  
两圈涟漪开始互渗  
如同潮水在子夜交换信物

而今新枝已撑起碎荫  
垂向老干皴裂的褶皱  
替它收集流云与霜粒  
当八月在树冠内部  
酿出青涩的浆果  
我们突然读懂那些细带  
为何始终温热——在所有伤口里  
都藏着另一个八月  
正在舒展透明的年轮

